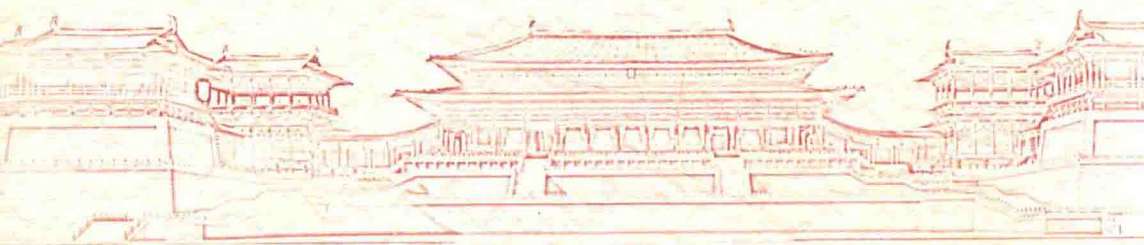



陕西师范大学史学丛书

大明宫研究

杜文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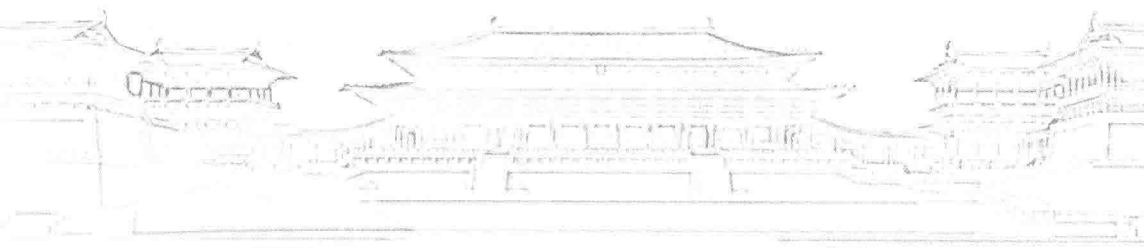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陕西师范大学史学丛书

大明宫研究

杜文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明宫研究 / 杜文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 - 7 - 5161 - 6484 - 6

I. ①大… II. ①杜… III. ①宫殿遗址—研究—西安市—唐代
IV. ①K878.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262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 75
字 数 384 千字
定 价 80.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在唐长安城中的三大内中，大明宫是最为辉煌壮丽的建筑群，也是唐朝历代皇帝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宫殿群，被视为大唐帝国的政治中心。大明宫遗址历经 1100 多年的岁月，虽然屡遭人为和自然的破坏，却一直保存至今。自 1961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以来，陕西省和西安市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对其遗址进行了保护。如今已在其遗址上建成了国家级大型历史文化遗址公园，除了继续加强对遗址的保护外，还发挥了历史教育的功能，是我国在大型历史遗址保护方面的一个创举。

由于大明宫在唐朝的重要地位，所以中外学者都对其表示出了极大的关注，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大明宫遗址进行考察、发掘，另一类则是利用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进行研究。就前一类而言，早在 1907 年 9 月，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就到大明宫遗址进行过考察，拍摄了一些建筑遗址的照片，尤为可贵的是拍下了含元殿遗址的全景照片，并且留下了文字记录。^① 同年 10 月又一位日本学者桑原鹭藏也考察过大明宫遗址，留下了一些珍贵的照片。^② 这些都是 100 多年前大明宫建筑遗址的照片，其珍贵之程度是不言而喻的。关于大明宫遗址的考古调查工作始于 1957 年，迄今已历时半个多世纪，前后共进行了 9 次规模不等的探测与发掘活动。发掘的大明宫建筑遗址主要有：含元殿、麟德殿、右银台门、清思殿、三清殿、东朝堂、右藏库、含耀门、丹凤门、太液池、御道等，同时还出土了大量建筑材料残片以及各类文物。这些考古活动为大明宫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有力地推动了大明宫研

① [日] 足立喜六：《长安史迹研究》，三秦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 [日] 桑原鹭藏：《考史游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

2 大明宫研究

究的深入发展。^①

后一类的研究成果较多，其中著作类的成果主要有：马得志的《唐长安大明宫》^②属于田野考古报告一类，内容包括了1957年至1959年前半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大明宫的考古发掘成果，其中也涉及其对大明宫一些建筑遗址的研究结论。日本学者平岗武夫在20世纪50年代先后出版了《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地图篇）、《唐代的长安与洛阳》（资料篇）以及其与今井清合著的《唐代的长安与洛阳》（索引篇），^③其中收有不少有关大明宫的地图和相关研究资料，是研究大明宫建筑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辛德勇的《隋唐两京丛考》^④有些内容也涉及大明宫的部分建筑的地理方位，如凌霄门、玄化门、晨晖楼、翰林院、学士院和少阳院等。李健超的《增订唐两京城坊考》^⑤其中部分内容也涉及大明宫，不过其对宫内建筑物的方位涉及不多，且所附大明宫图仍然沿用清人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的《西京大明宫图》。马得志的《唐代长安宫廷史话》^⑥虽然非大明宫方面的专书，但是其中也涉及了不少这方面的内容。杨希

① 陕西省文管会：《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人文杂志》1958年第3期；马得志：《1959—1960年唐大明宫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7期；马得志：《唐长安城发掘新收获》，《考古》1984年第4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西安唐城队：《陕西唐大明宫含耀门遗址发掘记》，《考古》1988年第11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西安唐城队：《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1995—1996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第3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西安唐城队：《关于唐含元殿遗址发掘资料有关问题的说明》，《考古》1998年第2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日本独立行政法人文化财研究所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太液池遗址考古新收获》，《考古》2003年第11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日本独立行政法人文化财研究所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11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日本独立行政法人文化财研究所奈良文化财研究所：《西安唐大明宫太液池南岸遗址发现大型廊院建筑遗存》，《考古》2004年第9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日本独立行政法人文化财研究所奈良文化财研究所：《西安市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遗址》，《考古》2005年第7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日本独立行政法人文化财研究所奈良文化财研究所：《西安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遗址的新发现》，《考古》2005年第12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西安唐城队：《西安市唐长安城大明宫丹凤门遗址的发掘》，《考古》2006年第7期；龚国强：《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以南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07年第9期等。

② 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③ 分别为陕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④ 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

⑤ 三秦出版社1996年出版，2006年版，三秦出版社又出版了修订版。

⑥ 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

义、孙福喜等所撰的《大明宫史话》^①主要论述了发生在大明宫的事件及生活在其中的人物，对宫内的建筑的方位与功能论述极少。最近出版的杨鸿勋的《大明宫》^②对宫内的建筑涉及较多，不过此书更多的是从古建筑复原的角度展开论述的，虽然也多少提及建筑的方位和功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存在的错误仍然不少。这主要是由于作者系古建筑方面的专家，对古文献的搜集和掌握不够丰富所致。

此外，刘敦桢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傅熹年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王其钧的《华夏营造：中国古代建筑史》、杨鸿年的《隋唐宫廷建筑考》、张永禄的《唐都长安》等书，^③虽然都不是研究大明宫的专书，但均有程度不同的参考价值。类似这样有关古代建筑方面的专著和教材还有不少，就不一一列举了。

有关大明宫研究的论文比较多，综论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宿白的《隋唐长安城与洛阳城》、王静的《唐大明宫的构造形式与中央决策部门职能的变迁》和《唐大明宫内侍省及内使诸司的位置与宦官专权》、《唐朝大明宫初建史事考述》等。^④日本学者松本保宣的《唐王朝の宫城と御前会议——唐朝听政制度の展开》和渡边信一郎的《天空の玉座——中国古代帝国の朝政と仪礼》两书，^⑤也涉及一些有关大明宫建筑功能的问题。另一位日本学者妹尾达彦的《大明宫的建筑形式与唐后期的长安》一文，^⑥对大明宫的建筑形式以及与唐后期的政治、礼仪、军事、宗教、文学等方面的关系，进行了宏观的论述。除了以上研究成果，中外学者中类似的研究成果还有不少，如妹尾达彦的《中唐の社会と大明宫》、秦建明和董鸿闻等的《唐初诸陵与大明宫的空间布局初探》、吴永江的《唐大

①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② 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③ 分别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4 年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年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 年版；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三秦出版社 2010 年版。

④ 分见于《考古》1978 年第 6 期；《文史》2002 年第 4 期；《燕京学报》第 16 期；《文博》2006 年第 6 期。

⑤ 柏书房 1996 年版；晃洋书房 2006 年版。

⑥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 年第 4 期。

明宫遗址》等论文。^①

关于大明宫建筑物方位及功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单体建筑的研究方面，如葛承雍的《唐代的左藏、右藏与内藏》、矢野主税的《唐代における翰林学士院にいて》、辛德勇的《大明宫西夹城与翰林院学士院诸问题》、徐茂明的《唐代翰林院和翰林学士设置时间考辨》、刘健明《论唐代的翰林院》等，^② 涉及了左右藏库与翰林院。李向菲的《唐大明宫浴堂殿方位考》和樊波的《唐大明宫玉晨观考》，^③ 对浴堂殿与玉晨观方位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关于大明宫含元殿的研究成果最多，仅傅熹年前后就发表了多篇专题论文，如《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原状的探讨》《对含元殿遗址及原状的再讨论》和其撰写由日人福田美穗翻译的《含元殿遗构とその当初の状態に対する再検討》等文章。马得志则发表了名为《唐代大明宫含元殿の建筑样式とその源流》的文章。杨鸿勋也有数篇专门研究含元殿的文章，如《唐长安大明宫含光殿应为五风楼形制》《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复原再论》《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の复元的研究》等。此外，安家瑶有《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的几个问题》《唐大明宫含元殿龙尾道形制的探讨》等文章。^④ 关于麟德殿的研究也比较多，如郭湖生的《麟德殿遗址的意义和初步分析》、刘致平与傅熹年合著的《麟德殿复原的初步研究》、张十庆的《麟德殿“三面”说浅析》、王仲殊的《试论唐长安城大明宫麟德殿对日本平城京、平安京宫殿设计的影响》等。^⑤ 在这些研究中，除了翰林院与左右藏库的地理方位因记载不清有所争议外，含元殿

① 收入《中唐文学の视角》，东京创文社1998年版；《文博》2003年第4期；《文物》1981年第7期。

② 分别刊于《人文杂志》1990年第5期；《史学研究》50卷，1953年；《陕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食货月刊复刊》1986年第7、8期合刊。

③ 分别刊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4辑；《唐代国家与地域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④ 以上分见于《文物》1973年第7期；《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佛教艺术》246卷，1999年，《东アジアの古代文化》93卷，1997年，《文物天地》1991年第5期；《城市与设计》1997年第1期；《佛教艺术》233卷，1997年；收入《论唐代城市建设》，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收入《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⑤ 《考古》1961年第11期，《考古》1963年第7期，《考古》1992年第5期，《考古》2001年第2期。

与麟德殿的地理方位十分明确，不存在分歧，所以有关它们的研究多集中在形制和复原等方面，这些的研究虽然十分必要，但却与本书的内容关系不甚密切。

对大明宫内其他建筑物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傅熹年《唐长安大明宫玄武门及重玄门复原研究》、刘健明《论唐玄宗时期的集贤院》、中纯子《中唐の集贤院——中唐诗人にとっての宫中藏书》、松本保宣《唐后半期における延英殿の机能について》、杨希义《唐延英殿补考》、王永平《论唐代道教内道场的设置》、佐藤武敏《唐の朝堂について》等。^①

在大明宫建筑对外的影响方面，也有不少研究成果，主要有：王维坤的《隋唐长安城与日本平城京的比较研究——中日古代都城研究之一》、王仲殊的《论日本古代都城宫内太极殿龙尾道》和《试论唐长安城大明宫麟德殿对日本平城京、平安京宫殿设计的影响》等。^②此外，日本学者也有一些同类的论著，就不一一列举了。

研究大明宫最主要典籍是宋敏求的《长安志》一书，此书是目前存世最早的一部有关古长安地理和历史的志书，是其为了弥补唐人韦述的《两京新记》一书记述疏略而撰写的一部重要典籍，由于韦书亡佚已久，所以其史料价值更显得珍贵。《长安志》美中不足的是没有配图，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元人李好文编绘了地图三卷，并辅以文字，取名为《长安志图》，附在《长安志》之前以传世。清人编辑《四库全书》时，其馆臣妄加揣测，将其书一分为二，分别刊行。2013年，辛德勇、郎洁整理点校此书时，重新将《长安志》与《长安志图》合刊为一书，这一点值得称赞。唯此次整理校点较为疏略，还算不上精勘精校的本子。此书已由三秦出版社出版。

宋人程大昌的《雍录》一书，是又一部研究大明宫必须参阅的典籍。此书在记述长安地理沿革、宫室、山川、历史时，还利用了各种典籍加以考证，纠正了不少错误。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此书并不像《长安志》

^① 《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收入《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年版；《东方学》96卷，1998年；《立命馆文学》516卷，1990年；《文博》1987年第3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收入《难波宫と日本古代国家》，东京，1977年版。

^② 《西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考古》1999年第3期，《考古》2001年第2期。

那样记述系统，而是采取了札记的形式，编排也比较杂乱。此书还有一个好处，即收有不少相关的图幅，黄永年先生认为最重要的是转绘了《阁本大明宫图》和吕大防的《长安图》，并且尽量保存了原貌。目前最好的本子是黄永年亲自点校的本子，由中华书局2002年出版。

元人骆天骧的《类编长安志》一书，也是一部比较重要的典籍。此书把宋敏求的《长安志》加以分类，并据《三辅黄图》《雍录》等书及宋、金、元时期的有关文献，重新加以编排。其中遗址遗迹多经撰者亲自考察，殊为翔实可信。又，今本《长安志》存在一些脱误，而《类编长安志》由于极少刊刻，故并未脱误。关于此书存在的不足以及其所具有的史料价值，黄永年先生已有详尽的论述，就不多说了。^①最好的版本当属黄永年点校的本子，早在1990年已由中华书局出版。

入清以来，又有一批涉及大明宫的志书和著作相继问世，如毕沅《关中胜迹图志》、董曾臣《长安县志》、陆耀遒《咸宁县志》、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程鸿诏《唐两京城坊考校补记》等，其中最具有学术价值的当属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一书。徐松以宋敏求《长安志》为基本史料，采集碑石传记，参以《雍录》《阁本大明宫图》、李好文《长安图》等，补充了许多内容，并纠正了《长安志》的一些讹误和脱漏。但是此书也存在不少遗漏和错误，这一点后人早有指出。^②

研究大明宫离不开地图，存留至今的古图主要有：吕大防《唐长安图·大明宫图》《六典大明宫图》《阁本大明宫图》、李好文《长安志图·唐大明宫图》、毕沅《图中胜迹图志·唐大明宫图》、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西京大明宫图》以及清代《长安县志》《咸宁县志》和《陕西通志》所附的大明宫图。近代以来中外学者也绘了不少大明宫图，大都是参照古大明宫图而有所补正。对古地图的研究和复原中外学者也有一些成果，如张鹏一《唐大明、兴庆两宫图残石跋文》、高良佐《石刻唐大明·兴庆两宫图考》、福山敏男《唐长安城の东南部——吕大防长安图碑

① 《述〈类编长安志〉的史料价值》，《中国古都研究》第1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如辛德勇《〈唐两京城坊考〉述评》，《历史地理》1995年第12辑；邱晨音《〈唐两京城坊考〉正误一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2辑；寒石《〈唐两京城坊考〉增补质疑》，《书品》2000年第6期等。

の复原》、李健超《宋吕大防〈长安图〉述略》、辛德勇《考〈长安志〉、〈长安志图〉的版本——兼论吕大防〈长安图〉》等。^① 学界之所以对吕大防的图比较关注，研究较多，主要是因为吕大防在绘制此图时不仅参阅了大量的文献，而且还进行了实地考察与测绘，学术价值较高。再加之此图刻碑以后至今已有残缺，从而为后世学人研究留下了很大的余地。所有这些与大明宫有关的地图的绘制，是历代学者对大明宫研究结晶的体现，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地图均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讹误和疏漏。

本书在充分吸收以上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泛地搜集各种史料，除了以上提到过的研究大明宫的重要典籍外，举凡正史、政书、类书、文集、笔记、碑志以及考古发掘资料等，也都在搜集的范围内。经过对所收集来的史料整理、排比、研究，发现《长安志》《雍录》《唐两京城坊考》等书对大明宫中的许多建筑物地理方位的记载讹误甚多，同时也存在一些脱漏。上述的这些古代地图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即使有关大明宫的考古报告，对其中一些建筑物的定名也有不准确的现象，一方面是因为其对史料的占有不够所致，另一方面也与学术界对大明宫建筑的研究不充分有关，没有为考古工作者提供更准确的参考资料。

本书主要涉及了五个方面的内容，具体情况是：一，对宫内许多建筑的地理方位进行了详尽地考证，以纠正讹误，恢复其正确的方位。二，大明宫中的一些重要建筑物的方位，如丹凤门、建福门、望仙门、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麟德殿等，都是十分明确的，不存在任何争议，但是对其功能的探讨却不充分，故本书在这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三，对宫内的宗教建筑的方位和功能进行了研究，主要指佛寺和道观，包括一些虽然不是寺观，却与宗教有关的建筑，如灵符应圣院、玄元皇帝庙、三清殿等。四，对《长安志》等书记载脱漏的一些宫内建筑的地理方位和功能进行了考证，包括完全没有记载，或虽有记载但却有疏漏，或定名不准确的建筑。五，对大明宫的娱乐性建筑的方位和功能进行了考证，如走马

^① 分见于《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4年第5卷第4期，《大陆杂志》1952年第4卷第8期，《古代学》1953年第2卷第4期，《西北历史资料》1984年第2期；《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2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楼、斗鸡楼、诸球场、教坊和梨园等。

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一是本书所涉及的并非大明宫的全部建筑，对地理方位和功能没有疑义的建筑则不予涉及；二是对本书已考证过的建筑方位重新制图进行标绘，以便更加直观地反映大明宫建筑的方位。

本书只是撰者对大明宫的研究一个初步的工作，还有不少方面值得深入探讨，由于史料所限，只好暂时收手。同时由于撰者能力有限，对本书存在的不足，欢迎学界批评指正。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诸宫门的方位与功能	(1)
一 丹凤门	(1)
1. 专供皇帝通行	(4)
2. 颁布大赦的场所	(5)
3. 宣布改元的场所	(9)
4. 观戏与大阅	(10)
5. 颁制与宴会	(11)
二 建福门	(12)
三 望仙门	(13)
四 左右银台门	(15)
五 九仙门	(20)
六 东西上阁门	(21)
七 光顺门	(25)
1. 朝见皇后、皇太后	(25)
2. 举哀与设次	(27)
3. 与婚姻相关的礼仪	(28)
4. 与宗教相关的活动	(29)
5. 上疏与进献	(30)
6. 见臣僚与决事	(31)
八 太和门	(32)

九 玄武门与重玄门	(33)
第二章 三大殿与三朝朝会	(36)
一 含元殿与外朝朝会	(36)
1. 含元殿遗址的发掘与保护	(36)
2. 外朝朝会的历史渊源与礼仪规格	(38)
3. 外朝朝会的仪制及内容	(49)
4. 含元殿举行的其他活动	(59)
二 宣政殿及中朝朝会	(66)
1. 宣政殿遗址的发掘	(66)
2. 宣政殿与中朝朝会	(67)
3. 宣政殿举行的其他活动	(82)
三 紫宸殿与内朝朝会	(85)
1. 紫宸殿遗址的情况	(85)
2. 紫宸殿与入阁之制	(86)
3. 紫宸殿举行的其他活动	(98)
第三章 其他殿阁的方位与功能	(104)
一 麟德殿及其功能	(104)
1. 麟德殿遗址的发掘及保护	(105)
2. 麟德殿的宴饮娱乐功能	(107)
3. 麟德殿的外事功能	(113)
4. 麟德殿的宗教功能	(120)
5. 麟德殿的其他功能	(123)
二 延英殿与延英召对	(127)
1. 延英殿遗址及方位	(128)
2. 延英召对制度的确立	(129)
3. 延英殿的其他功能	(136)
4. 延英殿的地位及影响	(143)
三 金銮殿及其功能	(149)
1. 金銮殿的方位及遗址	(149)

2. 金銮殿的功能及性质	(151)
3. 金銮殿与东学士院	(154)
4. 金銮殿制度的影响	(162)
四 其他殿阁的方位与功能	(165)
1. 清思殿	(165)
2. 太和殿	(166)
3. 蓬莱殿	(166)
4. 浴堂殿	(168)
5. 思政殿与乞巧楼	(170)
6. 文思殿与文思院	(173)
7. 宣和殿	(181)
8. 含凉殿	(182)
9. 珠镜殿	(182)
10. 长安殿	(183)
11. 仙居殿	(183)
12. 宣徽殿	(184)
13. 太液亭	(184)
14. 野狐落	(185)
第四章 宗教类建筑的方位与功能	(187)
一 三清殿及其功能	(187)
1. 三清殿方位及其遗址	(187)
2. 建三清殿的缘由	(190)
3. 三清殿之功能	(193)
二 其他道教建筑	(196)
1. 玉晨观	(196)
2. 望仙观	(198)
3. 大角等观	(202)
4. 灵符应圣院	(203)
三 佛教建筑	(204)
1. 昭德寺	(204)

4 大明宫研究

2. 福寿寺	(205)
3. 德业寺	(206)
4. 鹤林寺	(207)
5. 护国天王寺	(209)
四 玄元皇帝庙	(210)
第五章 娱乐性建筑的方位与功能	(214)
一 诸球场	(214)
二 斗鸡楼	(218)
三 走马楼	(220)
四 内教坊	(222)
五 梨园	(226)
第六章 宫内机构的方位与职能	(232)
一 中书省与集贤院	(232)
1. 方位与机构	(233)
2. 职官与职能	(234)
3. 政事堂	(236)
4. 集贤院	(237)
二 门下省与弘文馆	(241)
1. 方位与机构	(241)
2. 主要职能	(242)
3. 弘文馆	(247)
三 殿中内省	(249)
1. 官中方位	(249)
2. 机构沿革	(251)
3. 主要职能	(251)
四 御史北台	(255)
1. 官中方位	(255)
2. 机构沿革	(256)
3. 北台职能	(257)

五 内侍别省与宣徽院	(261)
1. 内侍别省	(261)
2. 宣徽院	(263)
六 翰林院与两学士院	(266)
1. 官中方位	(266)
2. 两院职能	(269)
3. 学士院与学士院使	(272)
七 史馆	(274)
1. 官中方位	(274)
2. 史馆职能	(276)
八 待制院与命妇院	(279)
1. 待制院	(279)
2. 命妇院	(283)
九 少阳院	(287)
十 客省	(292)
十一 舍人院	(296)
十二 京兆尹院	(300)
十三 左右朝堂	(302)
1. 方位与形制	(302)
2. 主要功能	(305)
3. 小结	(319)
十四 左右金吾卫仗院	(320)
十五 宫内诸库	(327)
1. 左藏库与右藏库	(327)
2. 大盈库与琼林库	(330)
3. 宣徽库与维城库	(332)
4. 延资库与神策军库	(334)
参考文献	(337)
后记	(345)

第一章

诸宫门的方位与功能

大明宫内外宫门众多，但是重要的却并不多，主要有丹凤门、建福门、望仙门、左右银台门、九仙门、东西上阁门、光顺门、玄武门与重玄门等。这些宫门之所以重要，主要体现在政治性、安全性与功能等方面，所以有单独研究的必要。

一 丹凤门

丹凤门是唐大明宫的南门，其西为建福门、兴安门，其东为望仙门、延政门，丹凤门处在正中的位置。其建于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建成之初就称丹凤门。丹凤门不是一座单纯出入宫廷的门式建筑物，在国家礼制方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国家礼制方面，丹凤门的主要作用表现在皇帝登基、大赦、改元、宴见等方面。这些活动大部分属于外朝之制的一部分内容，而且并不一定全在丹凤门举行，可以这样说，丹凤门只是唐朝举行外朝的场所之一，其与含元殿一起均为唐朝举行外朝典礼的场所。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详述，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丹凤门遗址在今西安市新城区二马路与自强东路之间的革新街南口。为了搞清其遗址的确切位置和基本情况，以便加以保护，考古部门曾多次对其进行过发掘。

早在1957—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对唐长安城进行大规模考古勘探时就已经确定了，残存的遗址为一东西长49.6米、南北宽29米、高2